



中國文學新詮釋

關涉與意涵



青雀西飛
王長左集靈
最長相如渴
露一杯
方瑜臣

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
林明德◎策畫



王邦雄
王溢嘉
古添洪
李威熊
林慶彰
胡萬川
曾昭旭
曾永義
藍吉富

(依姓名筆畫序)

新世紀叢書

當代重要思潮・人文心靈・宗教・社會文化關懷

中國文學新詮釋

開涉與意涵

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
林明德 主編

王長生 蔡雲 方一瑜 監

最長相如渴 年邦雄 著

王溢嘉

古添洪

李威熊

林慶彰

胡萬川

曾昭旭

曾永義

藍吉富

(依姓名筆畫序)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中國文學新詮釋／王邦雄等著·初版·—臺北縣新店市：
立緒文化，2006（民95）

面；公分。（新世紀叢書；164）

ISBN 986-7416-51-1（平裝）

ISBN 978-986-7416-51-3（平裝）

1.中國文學—論文，講詞等

820.7

95012110

中國文學新詮釋

出版——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策畫——林明德

作者——方瑜、王邦雄、王溢嘉、古添洪、李威熊、林慶彰、胡萬川、曾永義、曾旭昭、藍吉富(依姓名筆畫序)

發行人——郝碧蓮

總經理兼總編輯——鍾惠民

行政組長——林秀玲

事務組長——劉黃霞

編輯助理——賴婉君

倉庫管理——楊政致

地址——台北縣新店市中央六街 62 號 1 樓

電話——(02)22192173

傳真——(02)22194998

E-Mail Address: service@ncp.com.tw

網址：<http://www.ncp.com.tw>

劃撥帳號——1839142-0 號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帳戶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6426 號

行銷代理——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電話——(02)27953656 傳真——(02)27954100

地址——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-32 號 4 樓

排版——伊甸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刷——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——敦旭法律事務所吳展旭律師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分類號碼——820.00.001

ISBN-13 978-986-7416-51-3

ISBN-10 986-7416-51-1

出版日期——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初版 一刷 (1~2,500)

定價◎340 元



〈序言〉

開拓人文新境界

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副校長

林明德

二〇〇三年十月，彰化師大國文系開風氣之先，推出人文講座，其宗旨是：「凝聚全國的學術智慧，進行全面的中國文學反思；以系統的、累積的人文經驗，建立學術新形象。」

顯然，這是針對台灣的中國文學學術生態而發的。中文學門內涵繁複，理論輩出，眾聲喧嘩，而疏離典律，陌生文本，一時蔚為趨勢。因此，如何覓尋研究新路向，建立多元廣角的方法與視野，同時在尊重各領域的獨特性外，作整合性的思考，內聚文學智慧，觀照典律的底蘊，以開拓人文新境界，是值得大家共同深思的。

於是，我提出科際對話與整合，透過神話、宗教、經學、歷史、哲學、民俗、醫學、文字、聲韻、修辭、美學、戲曲、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的觀點，探索文本的深層結構，再現文學豐饒之美。一年十一場的人文講座，我們敦聘沉潛專門領域三十年以上的知名學者，輪流上場，聯合報副刊刊登當日的〈菁華聚焦〉發揮傳媒的影響力；圖書館

演講廳經常擠進一百多位聽眾，為沉寂已久的校園帶來一股生機。同時現場數位錄影、上網，將精彩的講座分享國內外學界，以增加彰師大人文講座的能見度與國際化。

系列人文講座成果斐然，我們接受聽眾建議，決定結集出版以方便學界，書名《中國文學新境界》。論者以為陣容屬學界菁英，論文觀點深具學術價值，代表台灣學界反思中國文學、開創人文新境界的亮麗成績單。

基本上，凝聚學術智慧，覓尋中國文學研究路向，是個人三十多年來的夢想，而這點成績正好說明系統、累積的人文經驗，是形塑學術氣象的先決條件。二〇〇四年，我被同仁選為主任，頓覺任重道遠。為了使理想逐一落實，擘劃規模更大的彰師大國文系學術活動月曆，（包括：人文講座、專題演講、作家現身與教師學術研討會。）每學期十四場，一年二十八場；幾乎花了三個月整頓弘道館，再現修澤蘭（1925～）建築的風華；典藏十多位著名書法家墨寶，設立「游於藝」展覽空間，藉著藝術與生活的對話，發揮潛移默化的境教；演講地點改在四樓視聽教室，以凝聚人氣。我們充實國文系館的藝術內涵，經營優質的學習場域，使之成為彰師大人文新地標。

二〇〇五年，張惠博校長邀請我擔任副校長襄贊校務，並仍兼國文系務，繼續推動國文系學術活動月曆。三年來系統、累積的學術經驗與成績深受國內中文學界的肯定，也成為彰師大教學卓越計畫的重要環節。我們不僅累積了七十多場的講座檔案，並且公開上網，分享國內外學界的同好。並且整理出四本書，即：《作家現身》、《中國經典

入門》、《台灣中生代詩家論》與《中國文學新詮釋》。

《中國文學新詮釋》是人文講座的結集，也是繼《中國文學新境界》之後，再次繳交的一張成績單。全書包括十篇論述：胡萬川〈降龍伏虎——世俗與神聖的多元意涵〉發現，從印度傳來的眾多羅漢本來沒有降龍、伏虎兩位，他們是印、中文化的融合，也就是說降龍與伏虎羅漢是佛教漢化、世俗化的產物，經由大清乾隆皇帝的指認才定格。

林慶彰〈經學與文學的關涉〉指出：經書中所富含的文學題材，可作為文學作品來閱讀；文學作品為達到社會教化的功能，以經書中的聖人之道作為指導原則；用文學的特質來解讀某些富有文學成分的經書。可見經學與文學的關涉極為複雜，也值得正視。

李威熊〈五經含文與反經含道——談《文心雕龍》宗經的文學觀〉，指出「反經含道」是劉勰《文心雕龍》的重要理論，創作時採用曲折委婉表達的方式以合乎道，更能顯現藝術的高度技巧，又必須反對僵化的經教，才能回歸「道」的真實。為了不脫離社會現實，必須懂得經權以應變，文學的天地才得以寬闊無窮。

王邦雄〈莊子心齋「氣」觀念的詮釋問題〉揭示「聽之以氣」即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」，自家生命與萬化冥合，而有一體並現的自在美感；曾昭旭〈從莊子論文學的兩大奧秘：生命存在與語言辯證〉則詮釋在作品的語言引導中適時放下對語言引導的執著，去領略語言所無法充分傳達的生命存在訊息，以遙契莊子的生命美學。

藍吉富〈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佛教文學〉指出佛教文學為文學史之一支系，文獻中詩

歌偈頌類與散文類，數量多品質精，不容忽視，特別是禪宗詩偈，既可取其悟境，更可賞識詩文的興致。方瑜〈唐詩的藝術特質——以抒情詩為例〉，為唐代抒情詩人尋找承先啟後的依據，以三李與杜甫為例，窺探詩人針對永恆的時間主題與人間情念，透過律度和諧的形式呈現其抒情的藝術特質。

曾永義〈中國戲曲之本質〉，談小戲論大戲，強調戲曲是綜合的文學和藝術，呈現虛擬象徵、程式、誇張、疏離與敘述等特質，其觀點能新人耳目。王溢嘉〈古典文學的新詮釋——從紅樓夢到聊齋誌異〉，以文學之外的知識體系來解讀作品背後可能的心理與文化訊息，針對《紅樓夢》、《白蛇傳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筆記小說加以探索，重新賦予新義，又豐富文本的內涵。

至於古添洪〈比較文學視野與中國文學〉，從中國文字特質、民族心靈原型——神話、雌雄同體到文類，提供一己的文學洞見力，並且指出「比較文學」是「中國文學」賴以「再」發言的最好橋樑。

十位老友現身彰師大人文講座，他們在許多微觀的論述基礎上，推陳出新，建立宏觀的文學智慧，並且提出論文，令人感動又敬佩。我曾說過，因緣，促成了人文講座，也聚集了國內學者專家的智慧。在新書出版之際，個人心存感激，並且誠摯的表示：多謝大家又共同完成了一個夢想。

中國文學新詮釋

【目錄】本書總頁數共336頁

〈序言〉 開拓人文新境界◎林明德

1	降龍伏虎	
	——世俗與神聖的多元意涵	
	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	
	胡萬川	1

2	經學與文學的關涉	
	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	
	林慶彰	2 3

3	五經含文與反經合道	
	——談《文心雕龍》宗經的文學觀	
	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所教授	
	李威熊	5 1

4	從莊子論文學的兩大奧祕	
	——生命存在與語言辯證	
	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	
	曾昭旭	7 9

5	《莊子》「心齋」「氣」觀念的詮釋問題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王邦雄	105
6	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佛教文學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系副教授 藍吉富	131
7	唐詩的藝術特質 ——以抒情詩為例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方瑜	157
8	中國戲曲之本質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所教授 曾永義	187
9	古典文學的新詮釋 ——從《紅樓夢》到《聊齋誌異》 野鵝出版社社長 王溢嘉	263
10	比較文學視野與中國文學 東南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教授 古添洪	293

1 降龍伏虎

——世俗與神聖的多元意涵

胡萬川

台灣省彰化縣人。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。

曾任：靜宜大學中文系教授，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巴黎第七大學客座教授，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、主任，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所長。

現任：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專任教授。

研究領域：民間文學理論、故事學、傳統小說、神話傳說。

著作：《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》、《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》、《真實與想像——神話傳說探微》、《真假虛實——小說的藝術與現實》。

【精華聚焦】

在中土的世俗佛教中，說起羅漢，恐怕就只有降龍與伏虎是最為人知的二位。「羅漢」當然是佛教文化的概念，但是這兩尊在中土最為人知的羅漢卻不是佛教所本有，也就是說，從印度傳來的眾多羅漢中原來並沒有降龍、伏虎這兩位。降龍、伏虎是印、中文化融合的產物。也就因此談「降龍」、「伏虎」就不一定得串聯著「羅漢」不放。

降龍、伏虎是普見於各地文化傳統用以指稱英雄非凡行為的一個概念。民間故事的類型中特別有一個「屠龍者」(Dragon-slayer)類型，有人說這類型就是最基本的民間故事原型。其意思也就是英雄的「降龍」、「伏虎」。

佛教未傳入以前，中土用以強調英雄勇武的相應說法是斬蛟、除虎。蛟或稱蛟龍，即今所稱鱷魚一類，和虎都是真實存在，為人畏懼的猛獸。所謂的勇士，就是力能斬殺為害人間蛟、虎惡獸的人。斬蛟、除虎長久以來即已成為英雄勇士的標籤，因此就成為通俗小說或民間說書形容英雄的套語：「腳踢北海蛟龍，拳打南山猛虎。」

因為斬蛟、除虎早成為形容英雄的專門概念，因此很早就已轉化出隱喻象徵的意涵，最有名的就是「周處除三害」的故事，所謂的三害就是蛟、虎與周處本人。歷史考證，周處無斬蛟、除虎事蹟，蛟、虎象徵的是人之惡的一面。除三害就是斬除人之

惡德，自我完成的一個寓言。

中土古代傳統中的龍不是人可以降伏的對象，「降龍」的說法是隨佛教而來的觀念，被漢文譯成「龍」的印度原物，和中土的龍原本不同。佛經至今傳有《降龍經》，但是佛經中卻無「降龍、伏虎」並稱的說法，而且「降龍」的意思也和「伏魔」一樣，原先指的是力能降伏邪魔外道，後來便轉而指稱能夠降伏內心魔障的修為，王維詩「安禪制毒龍」的詩句所指即此意。

西洋傳統從古希臘到基督教英雄與聖徒傳說，也都有類似的故事，或說殺獅除怪，或說屠龍殺妖。其中鼎鼎有名的就是參孫殺獅和聖喬治屠龍。西洋傳統中的龍和中土、印度的龍也不一樣。但在基督教傳統中也把屠龍作為驅除邪教外道的象徵卻是很相似。

由以上的簡單說明，即使只是「降龍伏虎」這一對稱的慣用說法，本身就已經是中、印文化的融合，「降龍伏虎」「羅漢」更是不容置疑的是如此。

這個後來廣為流傳的降龍與伏虎羅漢是佛教漢化、世俗化的產物，已無可置疑，但其最終之定格還是經由乾隆皇帝的指認而更為明確。其在民間的流傳，則是因為民間的傳說和信仰把濟公說成是降龍或伏虎羅漢轉世，而更為普及。

—

降龍與伏虎的字面意義是指力量強大，能夠降伏非常物類的龍與虎一類，後來因以指稱具有這種能力的人。這一用語、概念的流傳和佛教信仰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，後來更以降龍羅漢與伏虎羅漢的名相，構成特殊的組合，成為漢傳佛教中最具代表性、最廣為人知的二位羅漢。

在原來印度流傳的佛教中雖然早有許多的羅漢，但是卻沒有降龍與伏虎羅漢。

然而降龍與伏虎羅漢何所自而來？在印度流傳的原來佛教中沒有以這樣的名為稱的羅漢，是不是就代表「他們」本來就只是漢文化的產物，完全與印度流傳的佛教無關？這個問題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簡單，因為既然降龍、伏虎羅漢不存在印度，只存在漢文化圈，最直接的認定當然這就只是漢文化的產物。但是事實永遠比表象複雜，而且「降龍與伏虎」作為一個概念，也早已不是「力能降龍與伏虎」的表面意思所能界限，為了解其淵源流變，及可能的多重喻意、象徵，借助較為廣泛的多重文化視野，或許比較能夠深入探索其中底蘊。

羅漢是阿羅漢（Arhat）的簡稱，原是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級。在大乘佛教中，修行成就的最高果位則是佛，其次為菩薩，然後才是羅漢。但是在漢傳的世俗佛教中，不論

佛、菩薩或羅漢，則都已被轉化為類似一般民間崇奉的神祇。而羅漢的流傳方式與形象，和佛或菩薩又有些不同。佛、菩薩多半是個別的成為崇奉的對象，如釋迦牟尼佛、觀世音菩薩等。而羅漢則通常以成組的方式出現，如四大羅漢、十六羅漢、十八羅漢、五百羅漢等。但是畢竟不論是四、十六、十八或五百等，都只是一個數目，若問起一般的信徒或民眾，那些羅漢到底是誰，恐怕大部分的人都不甚了了。一般信眾或民眾比較熟知的大概就只是降龍羅漢與伏虎羅漢。然而如前所述，這個漢文化圈民眾心目中作為佛教羅漢代表的降龍、伏虎，卻不見於原來印度的佛教中，也就是說，原始佛教中他們是不存在的。即使在唐宋以前的漢傳佛教中，也仍不見他們的蹤影。他們的存在是明代以後的事，而明確的經「官式」指認、定位，則更是清乾隆以後的事。清代以後，由於濟公信仰的普及，民間傳說將濟公附會為降龍（或伏虎）羅漢轉世，降龍、伏虎因此而更以另一種神祕親切的形象深入民間。

我們說降龍與伏虎兩位羅漢的存在是明代以後的事，並不等於說在佛教的發展史上，以降龍與伏虎為名號的人物，直到明代以後才有。在明代以前，一些高僧傳中的人物，因為被認為修行有成，能感化或馴服牲畜異類，因此而早有了「降龍」或「伏虎」一類名號。但他們的稱呼不外乎「降龍大師」或「伏虎禪師」一類，而不是「降龍羅漢」、「伏虎羅漢」。根據筆者目前所見資料，降龍羅漢與伏虎羅漢之名號最早見於明代中晚期署名「朱星祚」者所編的《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》。但由於這一部半文半白的

小說體《羅漢傳》所寫的降龍、伏虎羅漢事蹟，不只不大能夠展現佛教思想或信仰的精髓，也見不到一般傳統故事中英雄人物「降龍」、「伏虎」的英勇內涵。也就是說《羅漢傳》中的降龍與伏虎羅漢事蹟，既乏神聖感人的宗教意涵，也缺世俗故事的動人情節，因此雖然降龍、伏虎羅漢之名已立，並配有「傳記」以為流傳張揚，但這兩位羅漢的身影卻仍不大為一般人所知。

降龍、伏虎羅漢的名號身分是直到乾隆時代才被指認，並且似乎從此為世人接受。說到其中衍變不得不說他們的由來和十六羅漢、十八羅漢的名目與流傳有著密切的關係。原來從印度傳來的只是十六羅漢，並沒有十八羅漢。十六羅漢的完整名號，最早見於唐玄奘所譯的《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》，簡稱《法住記》，中晚唐、五代畫家，便常見十六羅漢圖。可是不知何故，五代、北宋之際，又流行起名為十八羅漢的畫。蘇軾就寫有〈十八羅漢頌〉。也就是說，至少到了北宋時期，十八羅漢、十六羅漢就已並行。但是到底為什麼十六之外，又要有一個十八？而且，除了和《法住記》相同的那十六個之外，這另外兩個又是誰，卻是一個大問題。蘇軾在另一篇文章〈自海南歸過清遠峽、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〉中，曾說第十七位是「慶友尊者」，第十八位是「賓頭盧尊者」。這種說法就恰巧證明了十七、十八兩羅漢是「橫生枝節」冒出來的。因為所謂的「慶友尊者」其實是《法住記》的作者，而「賓頭盧尊者」則是第一位的重複。也就是說，雖然是在原來的十六羅漢之外，又另外有了十八羅漢的名目，

但這第十七、十八到底應該是誰其實是沒人知道的。而且在原來的十六之外，何以一定又硬生生跳出十八羅漢這一名目？或許我們只能推測其中原因大概就在漢文化圈中，「十八」比「十六」更是一般人心目中的「聖數」或「神祕數字」而已。

既然十六羅漢、十八羅漢兩組名目自五代、北宋之際就已並行而不偏廢，十六羅漢圖、十八羅漢圖也從此成為歷來畫家的畫題，並行不悖，大家也只好默認十八羅漢的存在。但是到底誰是那第十七和十八，若一直懸而未解，畢竟讓人十分納悶。因此信佛而又愛好藝術、好收藏歷代名畫的乾隆皇帝，在遇到十八羅漢之中多出來的這二位到底是誰這一謎題的時候，就積極地要求給個答案，讓問題有一個安頓。在徵詢當時的章嘉活佛之後，御筆寫定，第十七羅漢就是大迦葉尊者，也就是降龍羅漢；第十八羅漢就是彌勒尊者，也就是伏虎羅漢。以中文的名目來說，「降龍羅漢」、「伏虎羅漢」的指稱應當就是「羅漢」之中的特定兩位，但是由於印度佛教中本來就沒這種稱謂的羅漢，他們只是漢傳佛教世俗化的產物，因此在有了這樣名稱之後，他們原來應該指誰，就會是不一樣的認定設想。朱星祚的《羅漢傳》所說的降龍、伏虎羅漢之所以和乾隆所認定的不同，原因就在於此。當然，乾隆以帝王之尊所做的確認，畢竟有其權威性，因此以後一般所說的降龍、伏虎羅漢大概就以乾隆所說為準。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說降龍、伏虎羅漢的來由和十八羅漢有關的原因。因為有了十六羅漢之外多出的兩尊，才會有乾隆的指認。